

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

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三

順德簡朝亮述

緇衣

謹案經曰。好賢如緇衣。惡惡如巷伯。獨以緇衣名篇者。好賢則無所不統也。其惡惡可知矣。論語曰。唯仁者能好人。能惡人。大學所以言仁人放流之也。孟子曰。好善優於天下。又曰。急親賢也。緇側其反

釋曰。孔疏引鄭目錄云。名曰緇衣者。善其好賢者厚也。緇衣。鄭詩也。此未統惡惡而釋之矣。作緇衣者。記子思之言也。今於坊記詳焉。文選四子講德論注。引子思子曰。民以君爲心。君以民爲體。又答何劭詩注。引子思子曰。詩云。昔

吾有先正。其言明且清。今皆在緇衣篇也。

子言之曰。爲上易事也。爲下易知也。則刑不煩矣。

易以智反

鄭氏曰。言君不苛虐。臣無姦心。則刑可以措。

措與錯通七故反

謹案子者丈夫之美稱。美其不負所生也。仲尼弟子稱仲尼曰子。子思弟子亦稱子思曰子。如記子思之言。又皆以子曰爲文。則與論語同而無別矣。今緇衣篇凡二十四節。其稱子曰者二十三。而於此首節特稱子言之而變文。明其別乎論語也。說詳坊記。論語言君子易事者曰。及其使人也。器之。蓋不求備焉。將庶幾無罪歟。易曰。易知則有親。謂相和也。奚得罪乎。此所以刑不煩也。

幾平聲

釋曰。表記云。子言之曰。後世雖有作者。蓋表記稱子言之。

者八。此其一也。而其下連文獨有曰字焉。此一字句也。以其他皆讀子言之絕句矣。今緇衣讀同。鄭注措釋文作錯。其義通也。引易者繫辭傳文。

子曰。好賢如緇衣。惡惡如巷伯。則爵不瀆而民作愿。刑不試而民咸服。大雅曰。儀刑文王。萬國作孚。好去聲上惡烏路反下惡如字愿原去聲

鄭氏曰。緇衣巷伯。皆詩篇名。緇衣首章曰。緇衣之宜兮。敝子又改爲兮。適子之館兮。還予授子之粢兮。言此衣緇衣者賢者也。宜長爲國君。其衣敝。我願改制。授之以新衣。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。巷伯六章曰。取彼讒人。投畀豺虎。豺虎不食。投畀有北。有北不受。投畀有昊。此其惡惡欲其死亡之甚也。爵不瀆者不輕爵人也。試用也。咸皆也。刑法

也。孚信也。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。則天下無不爲信者也。
文王爲政。克明德慎罰。還音旋。案七旦反。衣繻衣。上衣去聲。下衣如字。界必利反。射仕皆反。

吳何老反

謹案繻衣詩鄭風篇名。繻黑色。諸侯朝服。以十五升繻布爲之。巷伯詩小雅篇名。此以寺人爲宮中巷官之長。詩序曰。寺人傷於讒。故作是詩也。愿謹也。荀子曰。孝悌原慤。原古通愿。作愿與咸服。互文也。故引詩以作興。其孚信者明之。大雅詩文王篇。儀則也。長丁丈反。慤苦角反。

釋曰。詩繻衣篇。四句成章。其曰敝白還者。可微讀之。爾。顧氏炎武以爲一字句。非也。如句絕則慤矣。毛傳云。粲餐也。禮雜記云。朝服十五升。蓋升八十縷。以十五升爲布幅二

尺二寸。其至精焉。此麻布也。古未有棉。寺人奄也。周官列上士。有北。所有北方也。毛傳云。北方寒涼而不毛。詩疏云。毛謂草木也。有昊。所有昊天也。鄭箋云。付與昊天制其罪也。說文云。愿謹也。慤謹也。孔疏云。愿慤也。今訓謹者。以義同易明爾。引荀子者。榮辱篇文。釋言云。試用也。威皆釋詁文。詩我將云。儀式刑文王之典。毛傳云。儀善也。鄭箋云。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。鄭釋儀者與毛異矣。詩文王傳箋略焉。成十三年左傳言威儀之則矣。蓋儀者則也。孝經云。則而象之。遂引詩其儀不忒。而明民則焉。刑法乎。信釋詁文。經引作孚。以明威服者之作愿。猶坊記言作與例也。釋言云。作爲也。鄭以言此經未洽也。論語云。舉直錯諸

枉則民服。明罰不瀆而民咸服也。論語云。舉直錯諸枉。能使枉者直。明刑不試而民作愿也。蓋互文也。書康誥云。克明德慎罰。言文王也。鄭以言其好賢惡惡也。鄭注。取彼讒人。今詩作譖人。經文。萬國作孚。今詩作萬邦。微讀之。讀音逗。

子曰。夫民教之以德。齊之以禮。則民有格心。教之以政。齊之以刑。則民有遯心。故君民者。子以愛之。則民親之。信以結之。則民不倍。恭以涖之。則民有孫心。甫刑曰。苗民匪用命。制以刑。惟作五虐之刑。曰法。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。遯與遁通。倍音背。涖音利。孫音遜。

鄭氏曰。格來也。遯逃也。涖臨也。孫順也。甫刑尚書篇名。匪

非也。命謂政令也。高辛氏之末，諸侯有三苗者作亂，其治民不用政令，專制御以嚴刑，乃作五虐蚩尤之刑，以是爲法。於是民皆爲惡，起倍畔也。三苗由此見滅，無後世。由不任德。

蚩尺之反

謹案格正也。論語曰：有恥且格，遯則求免而已。論語曰：免而無恥，子者中庸所謂子庶民也。結者信以固結而成民也。論語曰：民無信不立，倍與背通。甫刑：今尙書呂刑也。苗謂三苗，當堯時，民人也。天生民而立之君，宜曰君民者，猶左傳稱君人者也。而苗君不君，故惟曰苗民。今尙書匪作弗，命作靈，匪非也。非用命，則弗用善矣。靈善也。古通令轉爲命，亦聲近焉。制卽呂刑言并制之制，蓋制作不以善而

以刑焉。五虐之刑。呂刑所謂殺戮無辜。爰始淫爲。則則極黥也。苗人不以爲虐。而自名之曰法。由是以行。下漸上化。則民有惡德矣。呂刑所謂民興胥漸也。故堯竄之。遂絕其君之世嗣焉。剗牛器反。則如置反。椽丁角反。黥其京反。漸音沾。

釋曰。孟子趙注云。格正也。此言格君心者也。今謂民心之正焉。釋言云。格來也。鄭以言此經未洽也。蒞臨。詩采芑毛傳義也。孫與遜通。猶異也。易義順以異也。結謂結成。若桓六年左傳言成民也。尙書說民人也。隱三年左傳云。君人者。桓二年左傳亦云然。書酒誥云。惟民自速辜。民謂紂也。今謂苗君曰苗民。其例也。鄭注云。高辛氏之末。諸侯有三苗者作亂。又云。乃作五虐。蚩尤之刑。今以國語呂刑攷之。

三苗當堯時。蓋近高辛氏之末爾。史記云。顓頊崩。高辛立。是爲帝嚳。帝嚳崩。帝摯立。不善崩。放勳立。是爲帝堯。此足徵也。孔疏引鄭呂刑注云。苗民謂九黎之君也。遂云。上效蚩尤重刑。又云。有苗九黎之後。顓頊代少昊。誅九黎。分流其子孫。居於西裔者爲三苗。此鄭據國語而失其本文者也。吳與皞通。楚語云。少皞氏之衰也。九黎亂德。遂云。顓頊受之。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。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。又云。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。堯復育重黎之後。然則楚語所謂其後者。謂自顓頊而後。非謂九黎後人也。蓋楚語於顓頊言九黎。不言三苗也。苗曰三苗。黎曰九黎。其族類多寡實不同。禹貢於雍州云。三苗丕敘。蓋三苗居於西裔者。堯

竄之。非顛頊流之也。呂刑云。蚩尤惟始作亂。此以明有刑之由。非謂蚩尤重刑也。若夫孔疏引僞孔傳者。以爲九黎卽蚩尤也。今以國語言九黎者攷之。知不然矣。靈善釋詁文。此据書孔疏所從爾雅本也。今本作令善。蓋古通也。殺戮焉。劓鼻焉。剕耳焉。極陰焉。黥面焉。五者非苗民始爲之也。是苗民始淫爲之也。釋文。逖亦作遁。民有惡德。猶所云民有逖心。呂刑蔡傳云。民起相漸染。是下漸上化也。顛頊讀若專旭。重黎讀重平聲。雍讀去聲。

子曰。下之事上也。不從其所令。從其所行。上好是物。下必有甚者矣。故上之所好惡。不可不慎也。是民之表也。

好去聲。惡烏路反。

鄭氏曰。不從其所令。言民化行。不拘於言。甚者甚於君也。

民之從君。如景逐表。

行如字景古影字

謹案大學曰。其所令反其所好。而民不從。故曰。民之所好。好之。民之所惡。惡之。蓋其慎也。

釋曰。鄭注以爲民化於其所行也。論語云。其身不正。雖令不從。孟子云。上有好者。下必有甚焉者矣。書鴻範云。無有作好。遵王之道。無有作惡。遵王之路。皆可會通乎緇衣之義也。

子曰。禹立三年。百姓以仁遂焉。豈必盡仁。詩云。赫赫師尹。民具爾瞻。甫刑曰。一人有慶。兆民賴之。大雅曰。成王之孚。下土之式。
赫許百反

鄭氏曰。言百姓效禹爲仁。非本性能仁也。遂猶達也。引詩

書者皆言化君也。孚信也。式法也。

謹案其三年以前。百姓豈必盡仁乎。論語曰。舜有天下。選於衆。舉皋陶。不仁者遠矣。今舜讓禹而立三年。亦斯驗也。詩小雅節南山篇。毛傳曰。赫赫顯盛貌。師大師。周之三公也。尹尹氏爲大師。具俱。瞻視也。呂刑說。一人天子也。慶善也。萬億曰兆。天子曰兆民。衆數也。大雅詩下武篇。鄭箋曰。成我周家王道之信。則天下以爲法。是也。蓋法武王也。

截大師之

大音泰

釋曰。鄭注云。非本性能仁也。此其爲文未達其本意焉。今不可不明之也。中庸云。自誠明謂之性。鄭注云。是聖人之性者也。中庸云。自明誠謂之教。鄭注云。是賢人學以成之。

者也。今日非本性能仁。謂效焉爲仁。是教也。非性也。此其本意也。故鄭表記注言考道者有非性也之文。然乍讀之。則疑其與孟子言性善者異矣。且如鄭說。經當曰豈必安仁。奚言盡乎。陳氏澹云。豈必盡仁。言不必朝廷盡是仁人。此於經病添文也。孟子稱君仁莫不仁。其謂之何。慶善詩皇矣。毛傳義也。禮內則兆民。鄭注云。萬億曰兆。詳孝經集注。述疏。天子曰兆民。閔元年左傳文。或曰。成王周成王也。非也。書酒誥言成湯者。亦曰成王。其又何說乎。詩毛傳云。式法也。鄭注同。

子曰。上好仁。則下之爲仁爭先人。故長民者。章志貞教。尊仁以子愛百姓。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。詩云。有棣德行。四國順之。長

丈反說音悅格音
角德行讀行去聲

鄭氏曰。章明也。貞正也。民致行己者。民之行皆盡己心。格

大也。直也。

民之行讀
行去聲

謹案爭先人者不讓而恐後也。論語曰。當仁不讓於師。大雅曰。誕先登于岸。長民者卽君民者也。易文言曰。君子體仁足以長人。此所由君人也。詩大雅抑篇。格毛詩作覺。如孝經所引者然。蓋覺與格古音同。其假借也。爾雅曰。格直也。說文曰。直正見也。蓋覺者正見之。則直矣。易文言曰。直方大。蓋德行直者必大也。抑毛傳云。覺直也。斯干傳。覺亦訓大。可參焉。

誼徒
賣反

釋曰。章明。詳坊記。易師象傳云。貞正也。禮器鄭注云。致之

言至也。極也。故此以爲盡焉。釋文。楛音角。楛直。釋詁文。詩皇矣。朱傳云。岸道之極至處也。釋詁云。誕大也。

子曰。玉言如絲。其出如綸。王言如綸。其出如綍。故大人不倡游言。可言也。不可行。君子弗言也。可行也。不可言。君子弗行也。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。詩云。淑慎爾止。不譽于儀。綍與綍通。倡音通。倡音去聲。譽與愆通。

鄭氏曰。言王之言出彌大也。綸。今有秩。齊夫所佩。綍。引棺索。游。猶浮也。不可用之言也。危。猶高也。言不高於行。行不高於言。則言行相應也。淑。善也。譽。過也。言善慎汝之容止。不可過於禮之威儀也。齊音色。

謹案出者言之行於外也。天子王發言之始。其微如絲。其

漸行於外則彌大矣。明當慎也。綸者治絲而合之也。易之屯曰。君子以經綸。中庸曰。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。故稱如綸以喻所合之大也。絳大於綸。由絲而綸之。斯有絳矣。王制曰。喪三年不祭。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絳而行事。絳與紉通。蓋天子王越之。固動仁孝之思而事天地社稷焉。故稱如絳以喻所事之大也。倡與唱通。曾子曰。君子不唱流言。蓋唱之爲義可推也。論語曰。邦有道危言危行。其言行皆宜高也。其危言者豈言高於行乎。其危行者豈行高於言乎。易文言曰。龍德而正中者也。庸言之信。庸行之謹。蓋不相危也。中庸稱君子言顧行。行顧言者若斯矣。則民之法君子者。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。詩大雅抑

大索也。爾雅釋文。紼或作紼。有以此申緇衣釋文者。失之。
李巡云。紼竹爲索。則非絲也。紼讀若律。易屯象傳云。天造
草昧。宜建侯而不寧。此象傳所由言君子以經綸也。朱子
中庸章句云。大經者。五品之人倫。如朱子說。蓋易繫辭傳
所謂彌綸天地之道也。引曾子者。大戴禮立事篇文。流言
若書金縢所謂流言於國者。游言若書盤庚所謂胥動以
浮言者。雖略不同。而其無實則同。故倡與唱義亦同。孝經
云。高而不危。蓋危有高之義焉。淑善釋詁文。警過釋言文。
鄭注釋止爲容止。釋儀而益言威。此不如毛傳矣。孝經云。
言思可道。行思可樂。又云。容止可觀。然則容止其未悉該
言行歟。襄三十一年左傳云。有威而可畏。謂之威。有儀而

可象。謂之儀。詩抑篇言威儀者數矣。而此惟曰不讐于儀。則宜獨言儀之實也。

子曰。君子道人以言。而禁人以行。故言必慮其所終。而行必稽其所敝。則民謹於言。而慎於行。詩云。慎爾出話。敬爾威儀。大雅曰。穆穆文王。於緝熙敬止。道行皆去聲於緝熙於音烏

鄭氏曰。禁。猶謹也。稽。猶考也。議也。話。善言也。緝熙。皆明也。

言於明明乎。敬其容止。於音烏

謹。案道與導通。訓也。禁。謂禮禁。若論語孔子以非禮勿動。禁顏淵也。言亦稽其所敝。行亦慮其所終。皆謹慎焉。互文也。易象傳曰。君子以永終知敝。文言曰。庸行之謹。蓋經引詩。慎爾出話。而明矣。詩大雅抑篇。威可畏也。儀可象也。大

雅詩文王篇穆穆敬之美也。朱子曰：於歎美辭緝繼續也。熙光明也。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。禮說曰：此以見言行皆主敬焉。

釋曰：釋詁云：訓道也。今轉注焉。釋威儀者：據襄三十一年左傳也。釋訓云：穆穆敬也。釋詁云：穆穆美也。詩文王毛傳從美說焉。今本敬言之。於經叶矣。毛傳云：緝熙光明也。今攷釋詁云：緝熙光也。詩昊天有成命云：於緝熙。周語說之云：緝明也。熙廣也。蓋皆稱古義焉。詩行葦鄭箋云：緝猶續也。其本義也。夫光不緝續則不明。故緝訓光亦訓明者。其申義也。熙者光六則廣矣。詩敬之云：學有緝熙于光明。言續其明也。朱子之義。釋大學所引詩也。今以較鄭緝衣及

大學注焉。於文尤洽也。

子曰。長民者。衣服不貳。從容有常。以齊其民。則民德壹。詩云。彼都人士。狐裘黃黃。其容不改。出言有章。行歸于周。萬民所望。從容反。行去聲。

鄭氏曰。貳。不壹也。黃。衣則狐裘。大蜡之服也。詩人見而說焉。章。文章也。忠信爲周。此詩毛氏有之。三家則亡。蜡助。篤反。

謹案孝經曰。非先王之法。服不敢服。此長民者之常也。周官大司徒曰。同衣服。蓋民之齊而壹者。無不同矣。詩小雅都人士篇。都周西都。鄭箋曰。古明王時。都人之有士行者。冬則衣狐裘黃黃然。取溫裕而已。是也。凡天下民。言行之不正。每於其服之不正。而先見之。漢書五行志。所以憂服。

妖也。

妖於喬反

釋曰。周官大司徒注云。言民雖有富者。衣服不得獨異。此周官之法也。鄭子產爲政。使上下有服。輿人誦之曰。取我衣冠而褚之。襄三十年左傳可攷焉。管子云。散民不敢服襍采。則霸術且然矣。詩都人士序云。古者長民。衣服不貳。從容有常。以齊其民。則民德歸壹。傷今不復見古人也。蓋緇衣說同。狐裘自都人士言之。非由大蜡也。當從詩箋。忠信爲周。此魯語釋詩皇皇者華語也。襄十四年左傳云。忠民之望也。詩曰。行歸于周。萬民所望。忠也。今陝西行省西安府長安縣。周西都在焉。鄭注。三家則亡。此從詩疏所引文。今本或作二家。非原文也。三家。謂齊魯韓也。褚。張呂反。

藏也。襍與雜通。華讀若花。

子曰。爲上可望而知也。爲下可述而志也。則君不疑於其臣。而臣不惑於其君矣。尹吉曰。惟尹躬及湯。咸有壹德。詩云。淑人君子。其儀不忒。吉讀爲告。忒他得反。

鄭氏曰。志猶知也。言當爲告。告古文誥。字之誤也。尹告伊尹之誥也。書序以爲咸有壹德。今亡。咸皆也。君臣皆有壹德不貳。則無疑惑也。

謹案爲君者可先望而知意焉。若殷湯之三聘。漢昭烈之三顧也。爲臣者可先述而志嚮焉。若伊尹之說湯。武侯之對昭烈也。有所決者不疑。有所辨者不惑。史記曰。伊尹作咸。有一德。壹與一通。此所謂尹誥也。史記以次湯誥後焉。

明尹誥在湯時告言也。尹者伊尹自名也。躬身也。湯商王號也。詩曰古帝命武湯。蓋自以尹身言之而稱其君之號者。殆伊尹告勉同官之辭也。詩曹風鵙鳩篇。淑人善人也。儀則也。不忒不差也。此所由不疑不惑也。說音稅鵙音尸差初加反

釋曰。鄭注云。志猶知也。此當申之而明矣。或曰。志者以所述而書志之也。然此非志與知對文之義也。且魯語稱展禽三筴之書。豈不疑者乎。亦三黜爾。曲禮曰決疑。蓋疑者不決焉。論語曰辨惑。蓋惑者不辨焉。書咸有壹德。史記固於湯崩前敘之矣。今僞古文竄之爲伊尹告太甲者。非也。躬身。釋詁文。引武湯者。詩玄鳥文。孟子引伊尹云。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。蓋湯者稱其君之號也。詩毛傳釋儀爲義。

今以儀則言之。斯可該矣。蓋必其義乃爲則焉。詩毛傳云。貳疑也。孔疏云。貳疑。釋言文。此孔據唐貞觀時爾雅古本也。今本釋言無此文。其有脫歟。緇衣釋文。貳或作貳。蓋異文也。釋詁云。貳疑也。今據釋言云。爽貳也。又云。爽差也。則貳亦差也。夫差者能不疑乎。疑者能不惑乎。

子曰。有國者章義瘠惡。以示民厚。則民情不貳。詩云。靖共爾位。好是正直。瘠丁但反。共音恭。如去聲。

鄭氏曰。章明也。瘠病也。

謹案明其義。固示之厚矣。病其惡。亦示之厚者。非病其惡。無以明其義也。大學言放流者曰。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。能惡人。蓋其厚也。且惡者由是而化焉。論語曰。舉直錯諸

枉能使枉者直。皆其厚也。如是則民情皆壹於好義惡惡而不貳矣。詩小雅小明篇。靖毛傳謂謀也。共古通恭。敬也。好是正直。其惡不正直可知也。錯與措通

釋曰。釋文。義尚書作善。此偽畢命竄之而異文爾。陳氏澣遂以改記文。非也。癩病。釋詁文。靖共詳表記疏。唐石經有國者。此無家字。宋古本同。

子曰。上人疑則百姓惑。下難知則君長勞。故君民者。章好以示民俗。慎惡以御民之淫。則民不惑矣。臣儼行。不重辭。不接其所不及。不煩其所不知。則君不勞矣。詩云。上帝板板。下民卒瘁。小雅曰。匪其止共。維王之邛。長丁丈反。行如字。援音國。共音恭。邛音窮。

鄭氏曰。難知有姦心也。淫貪侈也。孝經曰。示之以好惡而

民知禁。儀當爲義。聲之誤也。言臣義事則行也。重猶尚也。援猶引也。引君所不及。謂必使其君所行如堯舜也。煩以其所不知。謂必使其知慮如聖人也。凡告喻人。當隨其才以誘之。上帝喻君也。板板辟也。卒盡也。癩病也。此君使民惑之詩。匪非也。邛勞也。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。惟使王之勞。此臣使君勞之詩。知慮請知去聲。辟與僻通。

謹案上人疑者上之爲人君有疑也。明乎下難知者自爲人臣而言也。御治也。章好亦章惡。慎惡亦慎好。章好亦以御民之淫。慎惡亦以示民俗。皆上之爲人君無疑也。互文也。民與百姓。變文備稱也。儀行者。儀則以行也。中庸曰。禮儀三百。威儀三千。待其人而後行。今言臣所行者皆儀則

以行。重行事不重言辭。蓋以行事考言辭。而下無難知矣。其所不及者。君所不舉及也。左傳曰。凡物不足以講大事。其材不足以備器用。則君不舉焉。故曰。若夫山林川澤之實。器用之資。卑隸之事。官司之守。非君所及也。言君所不舉及也。今臣不援引之。蓋正其所及而下無難知矣。其所不知者。君所不兼知也。立政曰。文王罔攸兼于庶言。庶獄。庶慎。又曰。庶獄庶慎。文王罔敢知于茲。言君所不兼知也。今臣不煩亂之。蓋簡其所知而下無難知矣。如是。則君不爲叢脞之勞矣。詩大雅板篇。小雅詩巧言篇。夫音乎。阜才。早反。脞音果。

反

釋曰。御治。詩思齊鄭箋義也。齊側皆反。鄭注云。儀當爲義。

聲之誤也。非也。周官故書儀爲義。蓋古通也。經上文言儀者數矣。奚誤乎。今以儀則言之。而義在其中矣。經上文鄭注云。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。斯不爲儀行邪。說文云。儀度也。今攷周語云。比類曰則。儀之于民。而度之于羣生。又云。不度民神之義。不儀生物之則。如爲人臣而儀則以行。歟。其度之從可知也。度徒洛反。堯典云。詢事考言。蓋以行事考言辭。斯知人之難而無難也。其所不及不知者。鄭注以堯舜聖人言之。非也。孟子何爲乎。非堯舜不敢陳也。豈不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乎。胡氏銓辯之明矣。引左傳者。隱五年文。杜注云。士臣皐。皐臣輿。輿臣隸。言小臣也。引立政者。周書文。釋言云。攸所也。皋陶謨云。元首叢勝哉。蔡傳云。叢

陛煩瑣也。板板釋文作版版。釋訓云：版版，僻也。鄭義同。卒盡。邛勞釋詁文共與恭通。維與惟通。故鄭以恭敬及惟使明其義焉。毛詩釋文出止共者共。又作恭。蓋止於敬也。

子曰：政之不行也，教之不成也，爵祿不足勸也，刑罰不足恥也。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。康誥曰：敬明乃罰。甫刑曰：播刑之不迪。褻息列反。迪音狄。

鄭氏曰：言政教所以明賞罰。康，康叔也。作誥，尚書篇名也。播猶施也。不，衍字耳。迪，道也。言施刑之道。衍以淺反。

謹案爵祿非好賢，是輕爵也。則不足勸。刑罰非惡惡，是褻刑也。則不足恥。此政教之所以徒爲具文也。康誥周書武王告康叔之辭。乃猶汝也。敬明者，用罰之要也。呂刑曰：播

刑之迪。卽甫刑文無不字。此誤衍也。播猶盤庚言播告之。播迪道也。謂導而行之也。商書曰。不迪率典。今迪典義同。故致誤焉。甫刑上文曰。伯夷降典。折民惟刑。蓋伯夷爲禮官而降典。是迪也。其豫戒民而折之者。則降典之時。播告以刑而迪典矣。言出禮則入刑也。故曰。播刑之迪。其爲迪也。則勸以爵而恥以刑。固導而行之也。政教皆宜也。

釋曰。昭十二年左傳云。衛王母弟也。謂康叔也。明乎康誥爲武王告之矣。舊說失之。詳尙書集注述疏。迪道。釋詁文。鄭注釋播爲施。非也。伯夷未及施刑者也。虞書稱皋陶方施象刑惟明。其異職乎。尙書說。伯夷降典。謂下教以禮典也。伯夷典司禮典焉。

子曰。大臣不親。百姓不寧。則忠敬不足。而富貴已過也。大臣不治。而邇臣比矣。故大臣不可不敬也。是民之表也。邇臣不可不愼也。是民之道也。君毋以小謀大。毋以遠言近。毋以內圖外。則大臣不怨。邇臣不疾。而遠臣不蔽矣。葉公之顧命曰。毋以小謀

敗大作。毋以嬖御人疾莊后。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。

治如

字去聲。比毗志反。

葉音攝。嬖音譬。

鄭氏曰。忠敬不足。謂臣不忠於君。君不敬其臣。邇近也。言近以見遠。言大以見小。互言之。比。私相親也。民之道。言民所循從也。圖。亦謀也。凡謀之當。各於其黨。於其黨。知其過。審也。大臣柄權於外。小臣執命於內。或時交爭。轉相陷害。疾。猶非也。葉公。楚縣公。葉公子高也。臨死遺書曰。顧命。小

謀小臣之謀也。大作大臣之所爲也。嬖御人愛妾也。疾亦非也。莊后適夫人齊莊得體者。嬖御士愛臣也。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體者。今爲大夫卿士。適與嬖通齊卿皆反

謹案邇近也。言大臣與君不親。於是百姓不安。則大臣忠君敬君之不足。而大臣徒富貴之既有過也。若夫大臣不治事。非大臣不與君親。而近臣私與君比矣。蓋大臣雖欲親之以治事。而其勢不能。此所謂以小謀大也。論語曰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。言大臣不治也。葉公戒以小謀敗大作者。察於斯矣。故子思子引以明之。子思子先戒以小謀大而推其餘。葉公先戒以小謀敗大作而推其餘。蓋大臣統一國而治焉。皆主言大臣也。大臣能治其餘無不治矣。周

官以冢宰爲大臣。凡遠近內外及女職諸官皆其治也。內
外自京師而言。猶周書言內服外服也。疾害也。以遠言近
而邇臣疾者。若新進之間。君側人也。以內圖外而遠臣蔽
者。若中御之失。邊將才也。楚僭稱王。故夫人僭稱后。今節
取其言。亦如其稱爾。葉公僭稱公。論語固直書也。開及將皆去聲
釋曰。忠君敬君。孝經義也。此與下文言敬大臣者不同。鄭
注云。臣不忠於君。君不敬其臣。鄭以爲兩不足也。夫大臣
不忠。當退之。尙何敬之乎。或曰。君待大臣忠且敬也。言親
大臣也。非也。經云。大臣不親。豈曰不親大臣乎。經下文云。
大人不親其所賢。蓋爲文宜然也。鄭注云。言近以見遠。言
大以見小。互言之。此鄭消於下文云爾。大臣與邇臣。經特

言之。非互言之也。鄭注云。凡謀之當各於其黨。鄭以爲於其黨。則知其過者審也。然大小內外何爲而以黨言乎。黨人不護過乎。鴻範豈不貴無黨乎。論語云。人之過也。各於其黨。謂君子小人之類也。豈如鄭說乎。鄭注云。大臣柄權於外。小臣執命於內。鄭言內外者。安見必爲遠臣言之乎。孟子云。非疾痛害事也。則疾者害也。隱三年左傳云。遠閒親。新閒舊。此新進所以致疾於君側人也。兵法云。軍不可從中御。蓋將在外而易蔽也。鄭注釋民之道。釋葉公之言。善矣。周書祭公篇。蓋世所稱逸周書祭公謀父之顧命。以告周穆王者也。祭公曰。汝無以嬖御固莊后。汝無以小謀敗大作。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。汝無以家相亂王室。

今葉公其本乎祭公者歟。或曰。經當作祭公。非也。其辭不
悉同。周書本。或作疾。莊士大夫卿士。則因緇衣文益之爾。
祭則介反。孔注云。固陋也。鄭注釋葉公者。孔疏謂據左傳
及世本也。釋顧命者。本周書顧命義也。

子曰。大人不親其所賢。而信其所賤。民是以親失。而教是以煩。
詩云。彼求我則。如不我得。執我仇仇。亦不我力。君陳曰。未見聖。
若己弗克見。既見聖。亦不克由聖。仇音求
己音紀

鄭氏曰。親失失其所當親也。教煩由信賤也。賤者無壹德
也。詩言君始求我。如恐不得我。既得我。持我仇仇。然不堅
固。亦不用我。是不親信我也。克能也。由用也。

謹案詩小雅正月篇。則者。若大雅言維民之則也。轉而言

之。故曰彼求我則。爾雅曰。仇仇傲也。君陳詳坊記。由從也。從而用之也。

釋曰。釋訓云。仇仇。敖敖傲也。詩毛傳以警警通之。明其傲也。傲則執之不同矣。朱傳於仇仇不從釋訓。而以則爲法。則從釋詁也。今酌焉。或曰。鄭注於此不釋則。詩箋亦然。蓋則者語助辭。此詩倒文例也。詹曰。彼則求我。似矣。然求我者何求。非求我法則邪。經上文稱所賢。下文稱見聖。皆求法則焉。由用。詩君子陽陽傳義也。釋詁。由從義同。其義可會通矣。敖。讀平聲。經引君陳者。孔疏云。此成王戒君陳之辭。蓋據僞古文君陳而言。爾不足徵也。經下文引兌命者。鄭注云。兌當爲說。謂傳說作書以命高宗。是也。名之曰

兌命以師道尊焉。故學記引說命者三。皆其言學以命教之也。孔疏云。傳說作書以戒高宗。蓋據僞古文說命而言爾。凡經引尚書諸篇。其僞僞古文所有者。釋文皆舉其異同。皆不知其僞而据之也。孔疏於下文言君奭者。則云衛賈馬所注者。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。卽鄭注尚書是也。由是言之。疏屢言鄭不見古文尚書。不亦誣乎。鄭古文本。蓋傳自衛宏賈逵馬融者也。元與原通。

子曰。小人溺於水。君子溺於口。大人溺於民。皆在其所褻也。夫水近於人而溺人。德易狎而難親也。易以溺人。口費而煩。易出難悔。易以溺人。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。可敬不可慢。易以溺人。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。大甲曰。毋越厥命以自覆也。若虞踐張。

往省括于厥度則釋。兌命曰。惟口起羞。惟甲冑起兵。惟衣裳在
笥。惟干戈省厥躬。大甲曰。天作孽。可違也。自作孽。不可以追。尹
吉曰。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。自周有終。相亦惟終。溺乃歷反。夫
音扶。易以智
反。大音秦。覆芳服反。省悉井反。括古活反。兌讀爲說。音悅。笥
司吏反。擊魚列反。迨乎煥反。吉讀爲告。天讀爲先。相去聲。

鄭氏曰。言人不溺於所敬者。溺謂覆沒不能自理出也。水
人所沐浴自潔清者。至於深淵洪波。所當畏慎也。由近人
之故。或泳之游之。褻慢而無戒心。以取溺焉。有德者亦如
水矣。初時學其近者小者。以從人事。自以爲可。則侮狎之。
至於先王大道。性與天命。則遂扞格不入。迷惑無聞。如溺
於大水矣。難親親之當肅敬。如臨深淵。費猶惠也。言口多
空言。且煩數也。過言一出。駟馬不能及。不可得悔也。口舌

所覆亦如溺矣。費或爲悖。或爲悼。民不通於人道而心鄙詐。難卒告諭。人君敬慎以臨之則可。若陵虐而慢之。分崩怨叛。君無所尊。亦如溺矣。君子慎所可。褒乃不溺矣。越之言。歷也。厥其也。覆敗也。言無自顛。歷汝之政。教以自毀敗。虞王田獵之地者。機弩牙也。度謂所擬射也。虞人之射禽。弩已張。從機間視括。與所射參相得。乃後釋弦發矢。爲政亦當以己心參於羣臣及萬民。可乃後施也。兌當爲說。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。作書以命高宗。尚書篇名也。羞猶辱也。衣裳朝祭之服也。惟口起羞。當慎言語也。惟甲冑起兵。當慎軍旅之事也。惟衣裳在笥。當服以爲禮也。惟干戈省厥躬。常恕己不害人也。違猶避也。道逃也。尹吉亦尹誥也。

天當爲先字之誤。忠信爲周相助也。謂臣也。伊尹言尹之
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
作孽。伊尹始仕於夏。此時就湯矣。夏之邑在亳西。見或爲
敗邑。或爲子。覆芳服反。泳音詠。扞胡旦反。數色角反。啣與
悖通。卒與猝通。歷音厥。弩怒上聲。潮音潮。毫

反步各

謹案小人小民也。大人謂君子之有位者。呂氏曰。德謂水
之德。是也。月令曰。盛德在水。狎習也。鄙古通否。史記鄙德
卽堯典否德也。易說否者閉而不通。蓋塞也。今謂民之氣
質閉於人而有鄙塞心焉。世所謂愚民無知也。孝經曰。天
地之性。人爲貴。易曰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繼之者善也。成之
者性也。蓋天地生人之性皆善。而成性於人。鮮能無氣質

之偏。故易曰。百姓日用而不知。此所由閉於人也。其鄙塞心則有矣。論語言無知者。所以及鄙夫也。非敬而無敢慢者。安能覺民。通其鄙塞心。而無壅以溺歟。經言君子之慎。而不言大人者。以大人卽君子爲之也。故其四引書者。皆慎於口。而慎於民。非特惟口起羞之獨明也。其不言小人之慎者。本因溺於水者。人皆知之。以明溺於口。溺於民者。人鮮知之。則其慎於水。不待言也。命者出自口。而加諸民。故以大甲喻所省之慎者。言之。矢末曰括。謂與弦相會也。括會也。甲冑者。身之兵備也。兵備在身。人皆見而知之。其他兵備。無不知矣。故特言甲冑也。惟甲冑起兵。當陰備。不使疑忌也。兵法曰。形兵之極。至於無形。今乃且形於甲冑。

乎。史記稱子貢之言曰。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。殆也。事未發而先聞。危也。蓋兵所由起也。或曰。甲介也。曲禮曰。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。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。如其失也。軍容不肅。則必不能兵。乃使覘國者輕之而起兵矣。惟衣裳在笥。當藏之以待有德。不敢妄賜也。猶詩美彤弓者。稱其受言藏之也。史稱韓昭侯有敝袴。藏之以待有功。况章服乎。說命自口而下。以衣裳次乎甲冑干戈之間。蓋衣裳者。口所錫命之用。而於行師尤要也。其甲冑干戈而行師。則用民也。易之師曰。在師中。吉。无咎。王三錫命。此其慎也。孽禍也。大甲說。以夏桀之不慎者言之。尚書大傳敘桀之言曰。天之有日。猶吾之有民也。日有亡哉。日亡吾亦亡矣。

其自作孽者。則出其口焉。故湯誓敘其民曰。時日曷喪。予及汝偕亡。由慢民而孽甚也。躬身也。鄭氏曰。天當爲先字之誤。是也。見。謂朝見。蓋伊尹溯其五就桀時也。自由也。舉陶謨曰。自我五禮。蓋由禮焉。今言由忠信也。魯語曰。忠信爲周易之乾。曰。忠信所以進德也。又曰。知終終之。可與存義也。易之坤曰。含章可貞。或從王事。无成有終。蓋終者必貞。夫忠信而終也。相者相湯也。言尹身先見桀于西邑夏。由忠信而有終。此伊尹之亂亦進也。見桀則明於有守而終去也。言尹身今相湯亦惟忠信而有終。此伊尹之治亦進也。相湯則期於有爲而終事也。今由尹誥言之。蓋忠信者。口如其心而民服。其慎可知矣。孟子稱伊尹之言曰。予

天民之先覺者也。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。於是乎相湯而伐夏。救民。其忠信而於口於民。皆不溺者。如此。

否音鄙。解上聲。壅於

用反。覘音占。彤音同。禘音庫。朝音潮。夫音乎。

釋曰。鄭注云。言人不溺於所敬者。鄭對經言所襲者而釋之。斯爲一節提要焉。泳游。據詩谷風說也。潛行爲泳。鄭注釋德者以人之德言之。非也。經言溺者三。斯乃益三爲四。其不突甚乎。鄭注言侮狎者。蓋閱歷之言。而以言此經未洽也。曲禮云。不侵侮。不好狎。蓋狎與侮不同。論語云。雖狎必變。曲禮云。賢者狎而敬之。故德可言狎。而不可言侮也。狎。習釋詁文。或曰。費如曲禮不辭費之費。然費與煩對文。則辭費在煩之中矣。當從鄭焉。論語云。惠而不費。明乎費。

之有惠者也。今徒口惠乎。釋文。費。芳貴反。噤與悖通。皆費之異文。則由異讀而然矣。中庸釋文。費。扶弗反。大學云。言悖而出者。亦悖而入。此受之者難。豈如口費之易溺乎。鄭注。從費。蓋經本文也。論語云。駟不及舌。惜君子也。鄭注。言民心鄙詐者。非也。其不類荀子性惡云乎。董子言性者。則云。或仁或鄙。是鄙者不仁也。此非性善義也。呂氏云。民賤故鄙怨。然鄙謂怨乎。劉熙釋名云。鄙。否也。小邑不能遠通也。今借參焉。詩。鄙風云。匪直也人。秉心塞淵。蓋塞之不閉。而能通矣。孟子言茅塞心者。異學閉之也。此言鄙塞心者。氣質閉之也。引成性者。易繫辭傳文。鄭釋省度者。詳矣。而括義略焉。今釋括者。據釋名說也。括會。詩。車輦毛傳義也。

鄭注言慎軍旅者。則甲冑與干戈無異矣。何其獨於甲冑言起兵乎。詩山有樞云。子有衣裳。弗曳弗襲。鄭注言在笥者。似也。是儉不中禮焉。非溺人者也。引子貢者。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。蓋爲越之報吳言之也。曲禮注云。介甲也。今轉注焉。禮檀弓覘國注云。覘。闕視也。引韓昭侯者。見通鑑周紀。厥躬。謂其謀動兵者之身也。大學云。所藏乎身不恕。而能喻諸人者。未之有也。鄭注酌焉。追逃。釋言文。相助。釋詁文。鄭注以先爲先祖。非也。如其說。則經言尹先可矣。躬之爲言。不若綴旒乎。孟子云。五就湯。五就桀者。伊尹也。又云。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。明先見桀而後相湯也。故孟子云。治亦進。亂亦進者。伊尹也。釋詁云。由自也。今轉注焉。有

守有爲書鴻範文。尹誥者史記所稱咸有一德也。豈其誣乎。易繫辭傳云。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。故貞夫忠信。則咸有一德矣。易坤象傳云。用六永貞。以大終也。經上文引大甲。此引尹誥。則尹誥非大甲矣。今偽古文竄尹誥此文於僞大甲焉。何其妄也。孟子引大甲。可違也。作猶可違。不可以違作不可活。皆僞者所襲也。夏都安邑。湯居亳。在商丘。伐夏後。遷偃師。亦稱亳。故伊尹統而溯之曰西邑夏。今山西行省解州安邑縣。古夏邑在焉。河南行省歸德府商丘縣東南。湯所居亳也。河南行省河南府偃師縣西。湯所遷也。經文。見或爲敗。邑或爲子。皆文殘而譌。爾。襄力俱反。屢曳也。解讀若蟹。

子曰。民以君爲心。君以民爲體。心莊則體舒。心肅則容敬。心好之。身必安之。君好之。民必欲之。心以體全。亦以體傷。君以民存。亦以民亡。詩云。昔吾有先正。其言明且清。國家以寧。都邑以成。庶民以生。誰能秉國成。不自爲正。卒勞百姓。君雅曰。夏日曷雨。小民惟曰怨。資冬祈寒。小民亦惟曰怨。

勞如字雅音牙資如字

鄭氏曰。莊齊莊也。先正先君長也。誰能秉國成。傷今無此人。也。成邦之八成也。誰能秉行之。不自以所爲者正。盡勞來百姓憂念之者與。疾時大臣專功爭美。雅善序作牙。假借字也。君雅周穆王司徒。作尚書篇名也。資當爲至。齊魯之語。聲之誤也。祈之言是也。齊西偏之語也。夏日晷雨。小民怨天。至冬是寒。小民又怨天。言民恆多怨。爲其君難。齊

齊側

皆反長丁丈反鄭讀勞去聲來
力再反與平聲鄭讀資爲至

謹案民以君爲心。謂君如主百體之一心也。君以民爲體。謂民如從一心之百體也。心莊肅而心好之正。則體舒容。敬身必安之正。故心以體全。心不莊肅而心好之不正。則體不舒容不敬。身必安之不正。故心亦以體傷。蓋君民猶然也。君好之正。則民必欲之正。故君以民存。君好之不正。則民必欲之不正。故君亦以民亡。以者君以之也。大學曰。堯舜帥天下以仁。而民從之。桀紂帥天下以暴。而民從之。其所合反其所好。而民不從。此存亡之異也。詩逸詩。正長也。蓋非正不能長民也。今謂先長民者。呂刑有明清之言。今謂諸政之言也。成平也。卒終也。勞病也。言今誰能秉持。

國平乎。彼不自爲政之正也。則終病百姓矣。蓋逸詩憂民之意。歎其不如昔之先正焉。君雅說。資取也。謂取而用之也。越語曰。夏則資皮。冬則資絺。蓋資皮則資冬矣。資絺則資夏矣。祈者。祭而求之也。禮祭法曰。相近於坎壇。祭寒暑也。周官大祝掌六祈。四曰禱。左傳曰。日月星辰之神。則雪霜風雨之不時。於是乎禱之。是祈寒暑也。今經之言。互文也。言夏日而暑雨。小民苦之。則惟曰怨焉。以爲祈暑不可也。將取於冬而祈寒乎。小民又苦之。亦惟曰怨焉。今互言之。蓋曰。冬日寒雨。小民惟曰怨。資夏祈暑。小民亦惟曰怨。蓋民體皆有不安也。則君所以求如寒暑之中而安民體者。宜矣。

帥與率通。相近讀如字。大祝之大音泰。祭音詠。

釋曰。孟子云。氣體之充也。又云。今夫蹶者趨者。是氣也。而反動其心。或以言此經。失之矣。彼動也。非傷也。其動非心以之也。荀子王制篇云。傳曰。君者舟也。庶人者水也。水則載舟。水則覆舟。荀子哀公篇。且以爲孔子引傳焉。此荀子傳聞之辭爾。大戴禮錄孔子三朝記。又敘孔子對哀公者。綦詳。而無及於水舟云者。或以言此經。亦失之矣。夫水之覆舟。不有險而逆行者乎。彼非舟不慎也。非君以之也。春秋所由誅亂賊也。大戴禮小辨篇云。夫政善則民說。民說則歸之如流水。親之如父母。此孔子對哀公問也。而政不善者可反思矣。今緇衣義同。正義長。釋詁文。成平。詩節南山。毛傳義也。鄭箋亦以持國平言之。今言八成者。據周官小

宰職也。然不如持鬪平之無所不該矣。釋詁平。成義同。卒終勞病。皆釋詁文。鄭注釋不自爲正。卒勞百姓者。於文未適也。論語左傳嘗引逸詩矣。此所引皆爲逸詩。其有與毛詩節南山篇略同者。適同之爾。歐陽氏謂孔子刪能字。非也。如孔子果刪之。豈子思子復引之乎。今以朱子采蘇氏說釋節南山者通之。亦旁通之義也。鄭注於尙書篇名言作者。作屬下讀。謂以君雅臣名作篇名焉。鄭釋資釋祈。皆以爲方言爾。蓋至者資之轉聲也。祈讀若祁。宣六年公羊傳祁彌明。宣二年左傳作提彌明。釋文提上支反。史記晉世家作元眡明。此鄭說所由也。公羊傳齊人胡毋子都爲之。鄭氏北海高密人。居故齊地也。齊與魯鄰。故知其方言。

今以釋此經。非也。傳經者不有古本所傳乎。越語注云。資取也。說文云。凡雨之屬皆从雨。又云。雪凝雨。凝古作冰。蓋寒雨也。僞古文君牙。去日字。以資作咨。窳之爲雨。怨咨而絕句焉。以祈作祔。亦窳之爾。以互文觀之。經之爲文。至文也。雖一字。安能動乎。禮祭法言相近者。鄭讀爲禳祈。亦祈寒暑也。今讀如字。詳尙書集注述疏六宗說。引禁義者。昭元年左傳文。或曰。詩之適同。何也。蓋此例不一焉。詩小雅出車之五章。略同於國風草蟲之首章。可舉隅也。

子曰。下之事上也。身不正。言不信。則義不壹。行無類也。

行去聲

鄭氏曰。類謂比式。

謹案禮說曰。事上者。其告言當義之正。惟其身不正。斯其

言不信。則其身之守義不壹。其行與其言無相類也。中庸所以推誠身爲獲上之本也。

釋曰。學記有比類之稱。猶比式也。鄭注酌焉。詩瞻卬云。威儀不類。毛傳云。類。善也。釋詁義同。蓋威儀者。行也。其不類者。行無善也。無比式之善也。今事上而言不信者。是言善而行不善。其行與其言無相類也。亦無比式之善也。卬。古仰字。

子曰。言有物而行有格也。是以生則不可奪志。死則不可奪名。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。多志質而親之。精知略而行之。君陳曰。出入自爾師虞。庶言同。詩云。淑人君子。其儀一也。

行有讀。行去聲。行之讀。行

如字

鄭氏曰。物謂事驗也。格舊法也。質猶少也。多志謂博交汎愛人也。精知熟慮於衆也。精或爲清。自由也。師庶皆衆也。虞度也。言出納政教當由汝衆之所謀度。衆言同乃行之。政教當由一也。度徒洛反

謹案生則不可奪志。若學記稱辨志者強立而不反也。死則不可奪名。若論語稱成名者顛沛必於是也。質。白氏謂正也。蓋質正於有道也。略謂約要也。論語曰。多聞闕疑。今君子多聞。則質正而守存之也。志古通識。易之大畜曰。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。論語曰。多見而識之。今君子多志。則質正而親愛之也。若學記稱博習親師也。此多學而未行矣。君子由是精知焉。則以約要爲略而行用之。

也。易繫辭傳曰：精義入神，以致用也。其卽中庸學問思辨而行者歟。君陳說：蓋質正庶言之略也。詩曹風鴉鳩篇：儀則也。卽所謂格焉。一也。毛詩作一兮，亦義同。識音

釋曰：鄭注釋質釋志者，於文未洽也。釋詁云：質，平也。詩何彼穠矣，毛傳云：平，正也。則質亦正也。論語云：就有道而正焉。質正之謂也。廣雅云：略，要也。今謂約要，如論語說然也。或曰：親，謂親見者。經上文言守多聞，則此當言志多見也。異乎質所聞者之未親見也。然經豈曰親而質之乎。漢書溝洫志贊云：孔子曰：多聞而志之。此識作志，蓋古通也。多見作多聞，用論語互文焉。若緇衣此文，於多聞言守之，其志之不待言也。故多聞外別言多志，乃義同而文不同爾。

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云。精知而略行之。今以參緇衣此文略而與而略互倒其文。亦義同而文不同爾。釋詁云。師衆也。又云。庶衆也。虞度釋言文。淮南子詮言訓篇引詩曰。淑人君子。其儀一也。其儀一也。心如結也。君子其結於一手。蓋所引詩也。皆不作兮。與毛詩不同。而叶於緇衣此文矣。

子曰。唯君子能好其正。小人毒其正。故君子之朋友有鄉。其惡有方。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。詩云。君子好仇。

能好讀好去聲惡烏

路反好仇讀好上聲

鄭氏曰。正當爲匹。字之誤也。匹謂知識朋友。鄉方喻輩類也。小人微利。其友無常也。邇不惑遠不疑。言其可望而知。

邇近也。仇匹也。

徵古堯反

謹案君子好其正者。所謂好是正直也。小人毒其正者。所謂寧爲荼毒也。左傳曰。惡直醜正。實蕃有徒。有鄉猶有定也。孟子稱孔子言心不操存者曰。出入無時。莫知其鄉。今言君子之朋友。於心好其正。則定而有鄉矣。有方猶有辨也。易曰。方以類聚。又曰。君子以慎辨物居方。今言其惡不正。則辨而有方矣。所謂唯仁者能好人。能惡人也。禮說曰。邇者不惑。儒行言交友者。所謂竝立則樂。相下不厭也。遠者不疑。儒行所謂久不相見。聞流言不信也。蓋以朋友之遠近說焉。詩周南關雎篇。詩說。好猶美也。仇毛詩作逌。亦作仇。毛傳曰。逌匹也。亦義同。

行去聲。樂音落。睚七胥反。逌音求。

釋曰。鄭注以正爲匹。破字釋之。非也。禮說云。小人亦有同惡相濟者。豈皆相毒邪。引左傳者。昭二十八年文。引易者。繫辭傳及未濟象傳文。大戴禮勸學篇云。君子處必擇鄉。游必就士。所以防辟邪而道中正也。彼鄉以地言。若韓文稱君子鄉矣。或以言緇衣此文。非也。夫其惡有方。又安可以地言乎。仇匹。釋詁文。此斷章取義焉。

子曰。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。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。人雖曰不利。吾不信也。詩云。朋友攸攝。攝以威儀。

鄭氏曰。言此近微利也。攸。所也。言朋友以禮義相攝正。不以富貴貧賤之利也。

謹案。輕絕貧賤。謂貧賤之賢者。重絕富貴。謂富貴之惡者。

不堅蓋所好不篤。雖賢將不利焉。不著蓋所惡不彰。雖惡將有利焉。漢書言翟公大醫其門曰。一貧一富。迺知交態。一貴一賤。交情迺見。斯斥其利交也。詩大雅既醉篇。毛傳曰。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。今引詩以明賢者有威有儀。惡者無之。將何所以相攝佐乎。翟音宅。迺通。

釋曰。引漢書者。見鄭當時傳。倏所釋言。文成十三年左傳云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。所謂命也。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。以定命也。鄭注酌焉。楊倞荀子注引詩。鳴鳩毛傳云。儀義也。今詩疏本作鄭箋。儀禮士冠禮。鄭注云。攝猶整也。蓋整者。正也。史記列傳。敘晏子攝衣冠者。謂正其衣冠也。鄭言相攝正。與毛言相攝佐者不同。而鄭箋亦與毛同。其

義皆洽也。孔疏消之矣。或讀鄭注正不以連文。非也。成二
年左傳云。攝官承乏。故攝有相佐之義焉。襄三十一年左
傳引詩既醉此文而釋之曰。言朋友之道。必相教訓以威
儀也。則毛鄭義無不該矣。或曰。鄭注云。不以富貴貧賤之
利也。何也。蓋不利乎富貴其貧賤也。

子曰。私惠不歸德。君子不自留焉。詩云。人之好我。示我周行。去好。

聲行戶
剛反

鄭氏曰。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。時以小物相問遺也。言
其物不可以爲德。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。相惠以衰瀆
邪辟之物。是爲不歸於德。歸或爲懷。行道也。言示我以忠

信之道。

遺與饋通
辟與僻通

謹案歸懷也。故本或爲懷。經言君子不自留。明乎有留君子者也。言留君子者以私惠。則君子不歸彼德矣。雖彼留君子。而君子不自留焉。若齊宣王留孟子以萬鍾。而孟子卒去齊也。詩小雅鹿鳴篇。毛傳曰。周至。行道也。蓋至道者德也。

釋曰。詩皇矣云。予懷明德。毛傳云。懷歸也。則歸亦懷也。鄭注釋自留者。以爲君子不以身留於此人也。此注文首於字。於猶于也。虞書云。無教逸欲有邦。蓋有邦上省于字。文法有然。孔疏云。不用留意此等人。失鄭義也。斯豈以身留者乎。孟子去齊。以齊宣王伐燕取之。孟子諫王而不聽。爾故曰。王庶幾改之。今既不改之矣。乃欲以區區萬鍾留行。

則私惠也。孟子趙注云：衛孝公以國君養賢之禮養孔子。孔子故宿留以答之。此可反觀矣。鄭注釋周與毛傳不同。如會通之，皆洽也。忠信爲周，謂周至焉。忠信之道，至道也。至道，大道也。詩序云：鹿鳴燕羣臣嘉賓也。朱子詩傳引緇衣此文言君子而釋之曰：蓋其所望於羣臣嘉賓者，唯在於示我以大道，則必不以私惠爲德而自留矣。此朱子由詩本義而推也。人之好我，卽受惠之人也。禮疏云：言燕飲愛好於我，示我以忠信之道。此疏申鄭者，以斷章取義也。人之好我，卽施惠之人也。

子曰：苟有車，必見其軾；苟有衣，必見其敝。人苟或言之，必聞其聲；苟或行之，必見其成。葛覃曰：服之無射。

軾音式，覃音潭，射音亦。

鄭氏曰。言凡人舉事必有後驗也。見其軾謂載也。敝敗衣也。衣或在內。新時不見。射廡也。言已願采葛以爲君子之衣。令君子服之無厭。言不虛也。已音紀

謹案此示隨事知人者。必在卽事見聞也。若皋陶謨謂載采采以知人也。軾與式通。後漢書張湛傳。軾輅馬。卽曲禮式路馬也。論語記孔子者曰。凶服者式之。式負版者。蓋有車而見其軾。斯知其禮敬何如人也。故苟有車者。必在見其軾焉。衣。公衣也。葛覃曰。薄污我私。薄澣我衣。則衣爲公衣矣。故與有車連文。而亦曰苟有。明車服非人皆有也。召南大夫。其羔羊之皮之革之縫。蓋有衣而見其敝。斯知其節儉也。如其國奢則示之以儉。晏子一狐裘三十年。其敝

當有然矣。且見緇衣之敝。斯知又改爲而不負好賢也。故苟有衣者。必在見其敝焉。有人於此。苟或言之。無耳語之。私而聞其聲。斯知其與人無私也。故人苟或言之者。必在聞其聲焉。中庸稱孔子曰。君子遵道而行。半途而廢。吾弗能已矣。以行者遠。廢則無成也。故苟或行之者。必在見其成焉。皆示隨事知人也。葛覃詩。周南篇。射毛詩作駮。上文曰。苟有衣。必見其敝。其義恐難明也。故獨引詩以明之。且不統稱詩而特稱葛覃。以表服之之物。朱子曰。服之雖敝。而不厭棄也。或曰。子思子引詩不一其稱。何也。蓋詩可斷章。故統稱詩者多。其或稱國風。稱小雅。稱大雅。此參錯以備稱爾。猶統稱也。若其稱好賢如緇衣。惡惡如巷伯。葛覃

曰服之無射。則特稱篇名而有取焉。輅與路通。濼戶管反。已音以。錯七各反。

釋曰。鄭注以舉事後驗言之。其釋車釋行。可如鄭說矣。其

釋衣。釋言。則有滯焉。夫做爲衣之終。故以後驗言之。而曰。

衣或在內。新時不見。亦思在內之衣。做時亦人。有不必見

乎。人苟或言之。如言於人者。聲之大也。卽必問其聲。奚待

後驗。如言於人者。聲之微也。則不必問其聲矣。孔疏申鄭

者。詎能析邪。鄭注云。見其軾。謂載也。鄭以爲惟載。乃有軾

敬也。蓋以軾通式也。孔疏失之。禮家釋軾。皆以爲車前器。

故有謂做爲襯之省者。以求對文。皆非也。呂氏春秋云。魏

文侯過段干木之閭。而軾之。國人誦之曰。吾君好正。段干

木之敬。蓋以布衣賢者。不敢不軾之也。於是乎秦欲攻魏。

而輟兵矣。吳越春秋云。越王句踐伐吳。道見鼃。爲之軾。士卒問曰。君何爲敬鼃。句踐曰。鼃見敵而有怒氣。故爲之軾。蓋本韓非子說也。此雖非軾敬之常。然越王報吳之志亦可知矣。兩引春秋。軾字皆原文。詩唐風云。豈曰無衣七兮。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。言命服也。卽公衣也。此異乎幽風言無衣何以卒歲之爲民衣矣。蓋經有文同而義異者。當以上下文推之而明也。經曰。苟有衣。如民衣。則人皆有也。豈當曰苟有乎。蓋車服一例也。書酒誥云。肇牽車牛。遠服賈。蓋其車載物而已。民無乘車而軾者也。詩召南羔羊說云。革乃皮之無毛者。故縫出焉。言其敝也。此詩序所謂大夫節儉也。革古音亟。引晏子者。禮檀弓說也。釋文云。人苟

或言之。一本無人字。此陸氏言異本也。蓋異本遺之爾。豈察經所以特立文之善乎。此非同苟或行之句無人字也。又此人字非貫苟或行之句也。史記武安侯傳言灌夫行酒者云。臨汝侯方與程不讖耳語。夫乃罵臨汝侯曰。生平毀程不讖不直一錢。今日長者爲壽。乃效女兒咕囁耳語。若此者。人苟或言之。不聞其聲。非有私歟。釋詁云。載行也。采事也。皋陶謨云。乃言曰。載采采。蔡傳云。言其行某事某事爲可信。此知人之說也。緇衣此文。稱必者四。或曰。車與女爲言與行比也。或曰。上三者皆爲行之必成與也。豈叶乎。蓋卽事見聞。如以詩擬之。皆賦也。射廡。釋詁文。鼃與蛙通。咕。讀若帖。囁而涉反。與讀去聲。

子曰。言從而行之。則言不可飾也。行從而言之。則行不可飾也。故君子寡言而行。以成其信。則民不得大其美。而小其惡。詩云。白圭之玷。尚可磨也。斯言之玷。不可爲也。小雅曰。允也君子。展也大成。君奭曰。在昔上帝。周田觀文王之德。其集大命于厥躬。

行從則行。讀行去聲。寡如字。玷丁念反。爲古音。講五禾反。奭始亦反。古文周爲割。田觀爲申。勸文王爲寧王。

鄭氏曰。從猶隨也。以行爲驗。虛言無益於善也。寡當爲願。聲之誤也。玷缺也。言圭之缺。尚可磨而平之。言之缺。無如之何。允信也。展誠也。奭召公名。君奭作尚書篇名也。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。爲割申勸寧王之德。今博士讀爲厥亂。勸寧王之德。三者皆異。古文似近之。割之言蓋也。言文王有誠信之德。天蓋申勸之。集大命於其身。謂命之使王天。

下也。

王天下讀
王去聲

謹案寡禮說讀如字。寡少也。論語曰：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。又曰：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。明乎力行者之寡言也。易繫辭傳曰：吉人之辭寡，大其美而小其惡。蓋行飾言亦飾也。今民不得然，感於其信也。詩大雅抑篇論語稱南容三復白圭，卽此詩也。小雅詩車攻篇允也，毛詩作允矣。君子之信，大成非小成比焉。誠不虛也。古文君奭曰：在昔上帝制，申勸寧王之德，其集大命于厥躬。今本與鄭同，而讀割絕句則不同。君奭上文曰：有殷嗣天滅威。今言在昔上帝制者，自殷滅而言也。此猶大誥言天降割也。多士曰：有命曰割殷，告敕于帝，申重也。勸勉也。君奭上文言念上帝。

命者。則曰。惟人。明以人臣勸人君也。多方曰。不克終日。勸于帝之迪。寧王者。武王也。大誥曰。寧武。又曰。寧考。皆言武王也。君奭上文曰。我道惟寧。王德延。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。明既勸文王之德而受命也。故於寧王爲重勸焉。言在昔上帝割殷。則帝命必有所集矣。惟其重勉武王之德。其集大命于其身。此以見君子德行之信極乎上。孚天命也。

三去聲
重平聲

釋曰。書微子篇云。我不顧行遯。釋文。顧音故。徐音鼓。此徐逸讀顧上聲。與寡聲近焉。惟鄭釋寡者。破字釋之。非也。釋詁云。寡罕也。少猶罕也。允。信。展。誠。釋詁文。鄭注言古文者是矣。釋言云。蓋。割裂也。此蓋。割義同。鄭以言此經。非也。言

天勸之。不言人勸之。此於君爽於緇衣。上下經文。其義皆不貫也。鄭以寧王爲文王。非違大誥歟。詩何彼禮矣云。平王之孫。毛傳云。武王女。文王孫。則文王爲平王矣。非寧王也。周語云。自后稷始基靖民。十五王而文始平之。其義也。論語云。三分天下有其二。以服事殷。彼文王豈身王天下乎。書大誓疏謂鄭言文王生稱王。非也。鄭因伏生大傳而失之也。禮大傳罔言追王文王矣。引大誥及多士多方者。皆周書也。申重釋詁文勸勉。說文義也。鄭注言今博士讀者。今文尙書也。鄭不從焉。以其亦異文之失爾。詩絲云。虞芮質厥成。蓋以爭田質平於文王而致讓也。陸氏佃以釋周田。非也。虞芮相讓之田。豈遂爲周田乎。

子日。南人有言曰。人而無恆。不可以爲卜筮。古之遺言與。龜筮猶不能知也。而況於人乎。詩云。我龜既厭。不我告猶。兌命曰。爵無及惡德。民立而正事。純而祭祀。是爲不敬。事煩則亂。事神則難。易曰。不恆其德。或承之羞。恆其德。貞。婦人吉。夫子凶。與平聲。兌讀爲

說音悅。貞讀爲貞。

鄭氏曰。恆。常也。不可爲卜筮。言卦兆不能見其情。定其吉凶也。猶。道也。言褻而用之。龜厭之。不告以吉凶之道也。惡德。無恆之德也。純。猶皆也。言君祭祀。賜諸臣爵。毋與惡德之人也。民將立以爲正。言放效之疾。事皆如是。而以祭祀。是不敬鬼神也。惡德之人。使事煩。事煩則亂。使事鬼神。又難以得福也。純。或爲煩。羞。猶辱也。貞。問也。問正爲貞。婦人

從人者也。以問正爲常德則吉。男子當專行幹事。而以問正爲常德。是亦無恆之人也。放上聲

謹案南人。南國之人也。古稱東人西人。皆自其國稱焉。詩小雅小旻篇。爾雅曰。絲道也。猶與絲通。說命言惡德者。猶孝經言凶德也。鄭氏謂惡德無恆之德。是也。蓋通上文而言。古者爵有德於大廟。今祭統可攷也。故說命告高宗者。言祭而先稱爵焉。無猶毋也。鄭氏曰。言君祭祀。賜諸臣爵。毋與惡德之人也。其說明矣。民人也。古以爲上下之通稱。若商頌所謂先民也。抑說命以民言之。而不敢斥其君歟。以高宗彤日稱祖己之言者。推之。則高宗蓋有煩於祭祀者矣。故說命與祖己說同。祖己亦以民言之也。立者立之。

不廢也。大誓曰：立功立事而汝也。言凡人當立汝之正事。此祖己所謂正厥事也。上文言爵無及惡德者。蓋立德焉。卽民之正事所由立也。純專也大也。言若專大汝之祭祀。是反爲不敬。此祖己所謂典祀無豐于昵也。論語曰：務民之義。敬鬼神而遠之。此之謂也。蓋祭祀之事。純爲不敬。以專大者。其事必煩矣。事煩則無恆。遂亂正矣。亂正以事神則難矣。鄭氏謂難以得福也。易恆九三及六五爻辭。偵今易本作貞。九三以陽剛居陽位。其德宜久於其位。以有恆也。乃志從上六而不恆其德乎。則自取羞矣。承進也。朱子曰：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。言人皆得進之。不知其所自來。是也。故易象傳曰：不恆其德。无所容也。五爲陽位。夫子象

焉。以六居五。則陰之柔中者。下從九二。以順爲正。其恆如婦人之貞。而無夫子制義之恆。故易象傳曰。婦人貞吉。從一而終也。夫子制義。從婦凶也。○緇衣之篇。終以無恆之戒。何也。其篇集義相生。好惡之正。而無所溺。言行之壹。而無所飾。馴以致之。君與臣民皆信。上易事者不疑。下易知者不惑。其思有淑人君子風焉。淑人稱善人也。君子。法聖人也。而皆自有恆始也。論語稱孔子曰。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。得見君子者斯可矣。又曰。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。得見有恆者斯可矣。明有恆者將進於善人。君子以終聖人之學也。蓋有恆者不貳其心。而有常。使人倫中諸正事之常。於是乎立。皆無所溺也。故無所飾也。孔子曰。亡而爲有。

虛而爲盈。約而爲泰。難乎有恆矣。悲其無恆而多飾也。廟

之大音泰。大誓同形音融。己音紀。呢乃禮反。遠去聲。无古無字。亡與無通。

釋曰。恆常。釋詁文。易彖傳云。恆久也。蓋常則久矣。詩小雅

有東人西人之稱。別於其國之居方也。南人其例也。引爾雅者。釋詁文。論語云。子曰。南人有言曰。人而無恆。不可以作巫醫。善夫。鄭注云。言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。蓋鄭卽以緇衣引南人之言者。推論語也。然使有常之人而疾不可爲。亦豈巫醫所能治乎。朱子本衛瓘說以爲無常之人。作巫醫。役猶不可也。其義得焉。蓋論語引言巫醫。緇衣引言卜筮。則南人之言各出矣。皇疏謂南人有兩時兩語。是也。論語述孔子之言。緇衣述子思子之言。則亦各出矣。論語

引易恆九三爻辭。緇衣并引恆六五之文。其言各出故也。鄭注緇衣此經。所得多矣。其釋純者。於文未適也。由鄭言之。其讀曰。民立而正。曰。事純。曰。而祭祀。是爲不敬。蓋失其讀矣。引高宗彤日者。尚書文。中庸云。凡事豫則立。不豫則廢。所謂豫者。豫誠也。正則無不誠矣。引大誓者。漢書郊祀志所稱逸文也。中庸鄭注云。而之言汝也。今攷書皋陶謨。無逸洛誥諸篇。告君者亦稱汝焉。古人質也。書鴈範云。而康而色。其連綴而字爲文首。與此略同。僖二十四年左傳。有立德之稱。晉語賈逵注云。純專也。純大。釋詁文。書酒誥云。純其藝黍稷。此純其正者也。反之。則純其不正者矣。今之恆言猶是也。後漢書黃瓊傳云。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。

聲豈不言盜曰純邪。尙書說昵與爾通。馬氏云昵考也。偽古文說命襲此經而竄之。則失其辭之古矣。說文云承奉也。廣雅云奉進也。則承亦進也。說文云貞卜問也。从卜貝以爲贄。周官天府注云問事之正曰貞。今緇衣注義同。周官大卜云凡國大貞謂大事問正焉。非如小事也。故易屯九五云小貞吉大貞凶。其義也。夫問正者非欲其事正而固乎。易師彖傳云真正也。乾文言云貞者事之幹也。貞固足以幹事。其義相生矣。故朱子釋貞則以正而固言之。鄭注於此則以爲男子之貞當專行幹事也。斯觀其會通者歟。以順爲正。本孟子言蓋女子無違夫子之順也。大卜之太讀若太。論衡云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。性善養

而致之則善長。性惡。養而致之則惡長。故世子作養書一篇。宓子賤漆雕開。公孫尼子之徒。亦論性情。與世子相出入。皆言性有善有惡。此王充爲論衡而不察其言相出入者爾。夫性善而或有氣質之蔽焉。孔子易傳明之矣。宓子賤漆雕開學於孔子而受業。身通者也。烏有言性惡者乎。今以公孫尼子所作緇衣篇攷之。曰。夫民教之以德。齊之以禮。則民有格心。明乎其言性善也。曰。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。明乎其非言性惡也。閉於人之氣質。非性惡而閉於天也。

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三終

門弟子校聚於讀書堂